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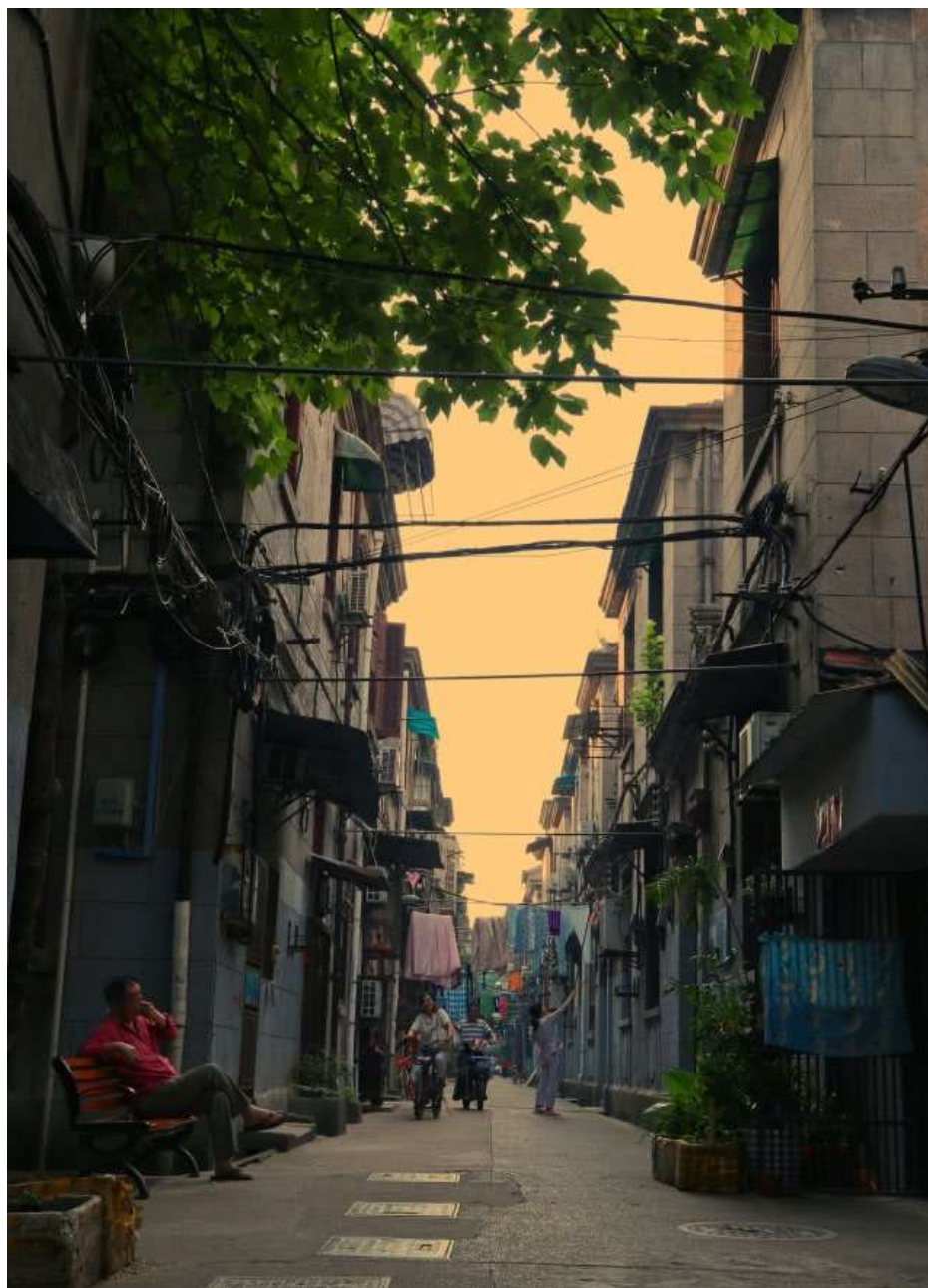
儿时的记忆 - 同兴里

同兴里，我家门前马路对面的一条小巷，我上小学的必经之路，一条走了六年的路，满载着我童年的记忆，斑驳又鲜艳。



儿时的记忆 - 同兴里

如同四合院之于北京，石库门里弄之于上海，汉口的里分作为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，为江城延续了一脉传统的香火，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。汉口的里弄住宅，又称里分，兴于十九世纪末期，止于二十世纪中期，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，中国民族资产萌芽的产物。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与洞庭街之间的同兴里，就是这段时期建造的汉口里分。据记载，早期这里曾经为私家花园，1928年由多人集资在此建房，于1932年形成现有规模。出于对未来怀有的美好愿望，期待共同兴旺发达，故而大家取名为“同兴里”。同兴里共有25栋房屋，在建设形式上跟美国的连栋屋相似，属于多栋联排形式。每一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居住单元，各家房屋都相互连接再一起。在两排连栋屋中间有一条主巷道，以此分开，形成一条包括几条分巷道的里分。



儿时的记忆 - 同兴里

同兴里主巷道偏东西走向，全长 230 米，宽 4 米。西口出胜利街，门楼上有“同兴里”三个大字，被视为同兴里大门或者前巷子口。东口通往洞庭街，没有门楼，视为后巷子口。住宅大门面向主巷，住宅后门通向后面的分巷。每个建筑的门面形态各异，有欧洲古典山花装饰，也有中国传统吉祥图案，混合着昔日繁华大汉口的中西文化合璧现象。



汉口沿江的洞庭街上，有一段俄国租界和法国租界交界的地方，其中有一栋三层楼的建筑是原俄国茶商的别墅，季凡诺夫公馆。街对面，有原法国领事馆和民国时期某一军阀的别墅。1949年大陆解放后，这些楼房都成为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公有产物。文化大革命前的年代，这里分别居住过武汉市历任的市长和副市长，以及他们的随从工作人员。季凡诺夫公馆当时被分成三部分，洞庭街68号、70号和72号，其实里面的楼道、大院和草坪都是相通的。童年的我，就住在洞庭街70号的三楼。那时候，70号的大门不知什么原因封上了，进进出出都要走68号或者72号的大门。72号那边的大门，就正对同兴里的后巷子口。



记忆中的同兴里，历经半个多世纪后，是模糊和斑驳的。退休后，回到武汉，碰到一些童年的朋友和小学同学，其中恰巧就有以前住在同兴里的同学。大家在交谈中，都不约而同提到同兴里的往事，因为，那是我们童年生活共同的组成和交集部分。他们是真正的同兴里人，而我，不过是曾经路过这里的一个过客。是他们开启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，并且促成了我对同兴里这段往事回忆的记录。

童年时的同兴里后巷子口，有一家修鞋的作坊。里面坐着一个鞋匠，人称周皮匠，我们都叫他周师傅。每天上学和放学从那里经过，都会看着他用锤子在鞋毡上敲敲打打。或者给布鞋钉上轮胎的鞋掌；或者在那台神奇的缝鞋机上缝补修理皮鞋。那台缝鞋机跟一般的缝纫机不同，上面可以随意变换前后左右的方向，下面可以套进各式鞋子里面进行缝补。我们小时候布鞋和皮鞋的修补，都是找周皮匠做的。周皮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那时就有着和《非诚勿扰》主持人孟非一样的光光头，光亮如作坊里的灯泡，可惜命运没有安排他作为节目主持人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周皮匠的工匠精神和手艺，都是一流的。可惜，后来回国，周皮匠的小作坊不知什么时候就没有了。现在的同兴里后巷子口，那个作坊拆掉了，改修了一座铁栅栏的门，旧貌换新颜了。门上标有“历史老巷，近代民居——同兴里”的招牌，下面还有目前中国无处不在，令人生厌的广告。童年中里分的后巷子口、那作坊窗口的光光头，还有里面那台缝鞋机，以及修鞋业日后的衰败，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被现代化所淹没。那些曾经组成同兴里生命的人物和故事，只有同兴里的老人，还有我这个老过客知道了。



同兴里的前巷子口，有个杂货铺，老板姓王，颇像《林家铺子》里面的林老板，我总把它叫成同兴里的林家铺子。杂货铺除了供应老百姓常用的油盐酱醋茶香烟外，还有一些小百货文具用品什么的，比如铅笔、橡皮、米达尺、文具盒，不仅给同兴里的居民们提供日常生活中的便利，也给我们这些小学生许多顺路的方便。记得有一次脚脖子崴了，阿姨在这

里买了一碗散装的酒，用火柴点燃，直接就将火酒抹在我脚上，进行揉搓。虽然当时疼痛不已，但是很快脚腕子就消了肿，不久我就可以活蹦乱跳的玩耍去了。杂货铺生意虽不算红火，但是由于我们的光顾，细水长流，靠这个小铺子养家活口，应该是绰绰有余的。

林家铺子里面，还有各种各样零碎小吃，对儿时的我们是具有强烈的杀伤力的。每次路过杂货铺，我们都会在柜台前左顾右盼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如果兜里还摸得着一两枚硬币，一定会得意地站下来，犒劳自己一下。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一颗奶油糖球；花两分钱，就可以买一根又香又酥的咸麻花，或者甜麻花。还有那些至今还令人流口水的话梅、芒果、橄榄等干果，含在嘴里可以品上半天时间。记得有一种用纸包着的、黑糊糊的老鼠屎大小的颗粒，同学们都叫“老鼠粑粑”的食品，含在嘴里又甜又咸，是最为经济实惠的零嘴。要是有五分钱，就可以买一块点心，那是不错的享受了。如果，兜里有一角钱，就是富翁了，可以买上一块香草鸡蛋糕，当年那可是高级享受啊。

记得这个高等级别的享受，还由此产生过一种“豪赌”。如果谁能在前后拍掌二十下的时间内，吃完并咽下那块蛋糕，谁就赢了，就白吃了那块蛋糕。如果在指定的时间里，吃不完，那就输了。除了支付那个蛋糕的钱，还要再赔上一个蛋糕。一块蛋糕，往嘴里一塞，三下两下就下了肚子，那里用得着前后二十下拍掌的时间？但是，我却从来没有参加这个豪赌。不是我不敢赌，而是因为我没有输得起的本钱。两块蛋糕两角钱，对当时囊中羞涩的小孩子来说，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，比今天的2万块钱，甚至是20万还要多。

近来几次回国，路过同兴里的前巷子口，当年的林家铺子早就没有了。儿时的记忆宝瓶被打翻，里面的东西叮铃咣当地洒落了一地，再也无法还原回收了。看着那曾经依傍过琳琅满目小商品柜台橱窗的老墙，心里一阵空荡荡的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前巷子口胜利街面上一排排咖啡店小酒馆，和那些灯红酒绿的门脸。里面暗黑的灯光下，闪现着当代时髦男女们影影绰绰的身影。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林老板的后人？



我当年的母校，“黎黄陂路小学”，在胜利街和在黎黄陂路的拐角上，离同兴里前巷子口不远。当年的“黎黄陂路”是为了纪念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，曾任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、大元帅的黎元洪。因黎元洪生于湖北省黄陂县，故人称“黎黄陂”。我们这些黎黄陂路小学的毕业生，都把自己称之为“黎小”人。而今，黎黄陂路小学改名为“黄陂路小学”，搬到南京路上原来的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了。“黎小”的原址，现归鄱阳街小学的分校所用。呜呼，辛亥硝烟尽，半世游子情。黎小化乌有，徒余黄陂名。

从我家所在的洞庭街，到黎黄陂路小学的胜利街，中间就是一条同兴里之隔。我从洞庭街72号的大门出来，走进同兴里的后门，穿过同兴里后，就是胜利街。左手一拐没有几步路，就到了我的母校“黎小”。当年，学校有规定，放学时要排路队回家，我属于同兴里这一路队。走在前面的都是住在同兴里的同学们，男男女女的大约十来个人，大家按自己家里的门牌号码顺序排队，然后，依次走进家门。我总是殿后，要等所有的同学们回到家后，我才走出同兴里，跨过洞庭街，回到街对面的季凡诺夫公馆大楼。就这样，风风雨雨、来来回回，我每天都从同兴里经过，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走到六年级，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。

低年级时，同学们两小无猜，大家在一起打毽子、跳橡皮筋、玩游戏，今天你到我家做作业，明天我到你家玩。我们玩洋画、交换邮票、糖纸、香烟盒，打珠子，抓骰子，童贞里浸透着无邪，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。直到上了小学的高年级，才开始懵懵懂懂知道男女有别了。走在路队后面，有时会看着前面的女生后背，偷偷地琢磨她们青春发育期的奇妙。从小女孩到少女身材魔幻的变化中，少年也就会莫名其妙地冲动，或者无厘头的忧郁，不由自主地陷入朦胧中雨季那窄小的《雨巷》：

撑着油纸伞
独自徘徊在悠长
悠长又寂寥的雨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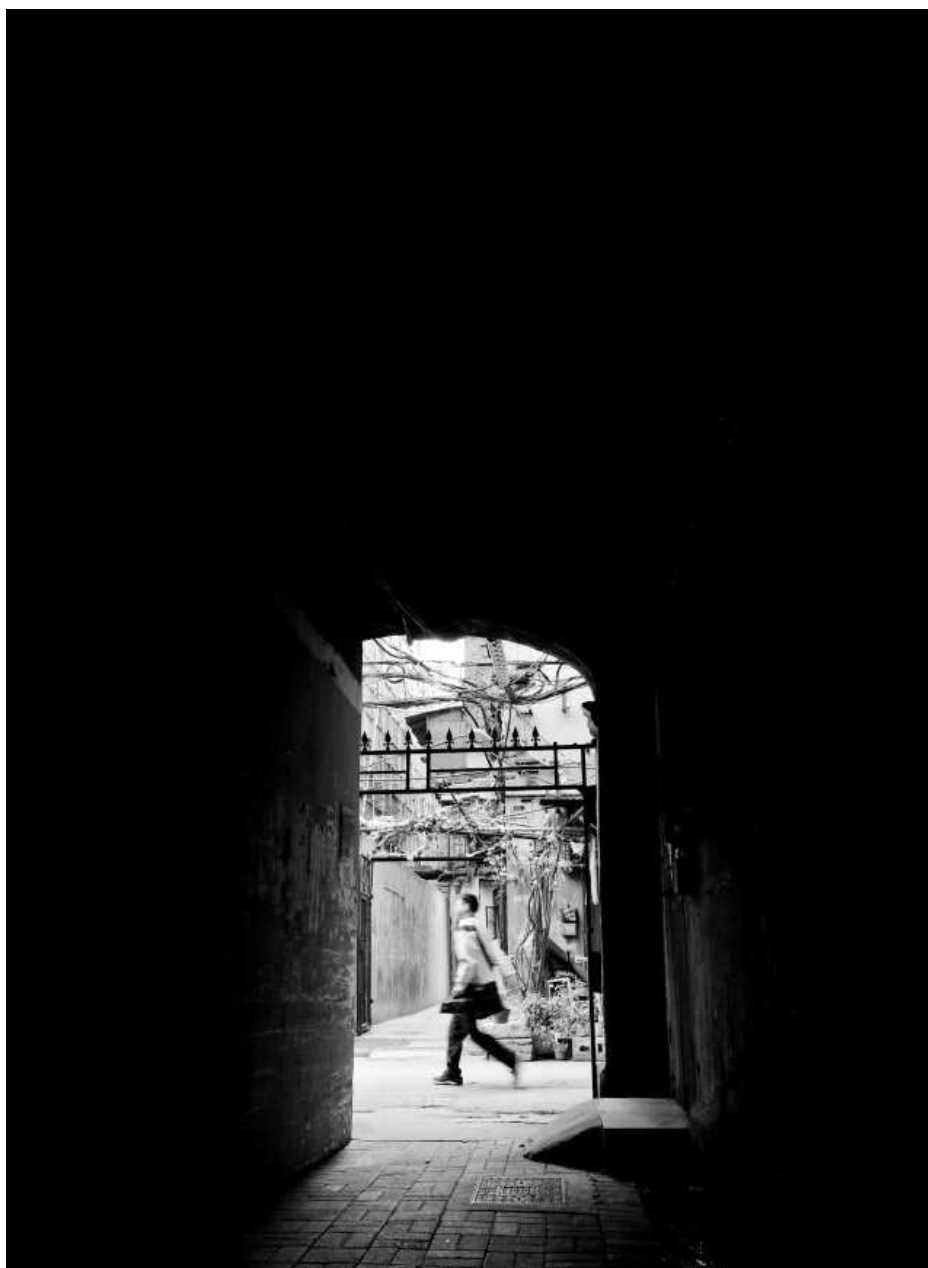
我希望逢着
一个丁香一样地
结着愁怨的姑娘

她是有
丁香一样的颜色
丁香一样的芬芳
丁香一样的忧愁

她飘过
像梦一般的，
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



现实中的同兴里，依然是实实在在和鲜活的。再次走进同兴里，发现同兴里变小了，似乎那么不经走，跟不知不觉逝去的岁月一样，一下子就从前头走到后头。看得出来，岁月对老房子的侵蚀是明显的。整个里分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半个世纪后，真的苍老了许多。但是，里分虽旧而不破，依然洒扫得干净敞亮。这在适逢“军运会”遍地拆迁的武汉和新环行路上拥挤的高楼大厦中，实属难得一见。巷子里很安静，走在其中，外面的喧嚣似乎都被抛于身后，仿佛掉入了另一个时空。慢慢地看着墙壁上的爬山虎，小露台上可爱的植物，红瓦的屋顶，假麻石的外墙，提着菜篮打着阳伞的女人，门楣下享受穿堂风的老人们；轻轻听着偶尔传来的麻将声和打牌的声音，和有一搭没一搭武汉话乡音的闲聊，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武汉的曾经的市井古韵。偶有三两个放学的孩子笑闹着跑过，一会儿便不见了踪影，就像我们曾经的岁月。



儿时的记忆 - 同兴里

时光，就这么安然的走着，不疾不徐。同兴里两旁的古老建筑，被时间一分一秒地剥蚀着，里分中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真的好想好想停下来，留住童年的时光。

2019 年 6 月 3 日初稿于佛罗里达州瓦蓝湖